

二 路 电 车

[埃及] 玛·台木尔

晚上七点钟左右 , 二路电车从车站开走了。一个姑娘赶上车 , 走到车厢一个角落坐下 , 嘴里嚼着口香糖 , 仔细瞧了一下稀稀落落的几位乘客。她没有戴面纱 , 瘦瘦的脸上涂着一层廉价的胭脂 , 但是仍没有盖住她那苍白的脸色。

售票员瞧见了姑娘 , 就皱着眉头走到她面前 :

“ 票…… ”

姑娘没有理他 , 只抚平身上那件褪了色的米拉叶的衣角 , 拽平了又折叠上 , 折叠上再抚平 , 这样 , 从穆拉衣下面就露出花色暗淡了的、蓝色旧长衫的边缘。

售票员的嗓音原本就挺粗 , 现在又把语调故意抬高 , 听来很不客气 :

“ 票 ! …… 票 ! …… ”

他站在姑娘面前用鄙视的眼光盯着她。可是她却露出一脸媚笑 , 装作很天真的样子对他说 :

“ 我对你发誓 , 下一站就下车…… ”

“ 天天都这样……总是下一站就下车……我向真主发誓 , 你要是不下车 , 我马上把你丢出去…… ”

“大权在你手里嘛！……你等一下儿，我现在没有零钱！”

“少说废话，要嘛买票，要嘛下车……”

姑娘向乘客扫了一圈，目光停留在一位衣着虽然不怎么好却很整洁的年轻人身上。他坐在她的对面，手里捧着几本教科书。

姑娘弯腰向他凑过去，一边嚼着糖，一边哀求说：

“你能不能给我六个米里木，先生？”

售票员小声嘟哝道：

“不害羞！少给乘客添麻烦……”

姑娘连头也不回，回答说：

“关你什么事？这位先生愿意借钱给我买票……”

年轻人轻轻一笑，稍微把帽子往前拉了一下，取出六个米里木，买了车票。售票员气冲冲地离去了。姑娘冲他背后冷笑了一声。随后她满脸堆着胜利的微笑，把双肘往座位的靠手上一倚，说：

“神经病！……我敢当着真主发誓，他是个神经病……”

一会儿工夫，姑娘就和青年闲聊起来……

* * *

过去几天了。二路电车开向城堡。晚上六点多钟，电车通过阿兹·马利克大桥，到了布拉克区的中心地带。街道两侧是商店和咖啡屋，橱窗里的彩灯装饰得五颜六色，仿佛在欢迎电车到来。

电车刚在阿布·阿里亚站停下，售票员就跳下车，挤进人群里。不一会儿工夫，他拿着两个馅饼回来，饼是米饭肉丁夹馅，正在冒着热气。他给司机一个，自己留下一个……

电车缓缓地接着向前开去。司机与售票员忙着吃馅饼，连上下车的乘客也顾不上了。只听得刺耳的鸣笛声和电车的轰隆声一阵阵地响，电车一会儿停下，一会儿又顺着道向前进。

售票员已经吃掉了半个馅饼，这时，他突然担心起来：可千万

别让稽查员看见在吃东西。他离开自己的位置，一面咬着饼，一面向头等车里走去。一边走他还一边卖票，收钱，吹哨子，用刺耳的声音报站名。热气腾腾的米饭肉丁馅饼的味道从他那里传到前面去，刺激着乘客的嗅觉。

售票员回到二等车厢。他一眼就看见穿着褪色的米拉叶和花色暗淡的、蓝色旧长衫的姑娘呆在那里……他微微一笑，但是这种微笑简直就是狼呲牙。姑娘对于他这种态度已经见惯了，仍然和以前一样，没有理他。突然她的鼻孔抽动一下，接着就继续贪婪地吸起热馅饼的香味来。

售票员嘴里的馅饼还没嚼完，费劲地吐出一个字来：

“票……”

电车在阿里·伊沙夫站停下。走上来一个背着口袋的农民，他向头等车走去。售票员用轻视的眼光瞟了他一眼，喊道：

“喂，先生，这边！……这边！”

然后售票员走到姑娘跟前，不容分说，对她叫道：

“请！给我下车！……”

可是她的两眼只顾着盯着那个馅饼，不，更确切地说，盯着剩下的那块馅饼……她在思索夹馅的味道，觉得这个人安详地、一口一口嚼着馅饼，不慌不忙地咽下去，这是多么幸福啊……

售票员一声吼叫，把她从梦境里拉回来。

“你耳朵背了吗？……请！给我下车！……”

这时，姑娘看了一眼背口袋的农民。他坐在姑娘对面，从衣兜里拿出一个粗布包，把它解开，低下头去数钱。姑娘满脸堆笑向农民鞠一个躬，问道：

“请问一声，先生，现在几点钟了？”

售票员粗鲁地一把掐住姑娘的瘦肩膀，吆喝道：

“你少纠缠乘客，别不害羞！”

农民放下布包 ,抬起头来 ,吃惊地问道 :

“ 什么事 ? ”

姑娘重新说了一遍 :

“ 请问 ,先生 ,现在几点钟了 ? ”

农民把姑娘上下一打量 ,一边用长绳捆着自己的粗布包 ,一边说 :

“ 我不是先生 ,我也没带表……别找麻烦…… ”

售票员把姑娘拽到门口 ,嘴里嘟哝着 :

“ 我当着真主发誓 ,你要是下一站还不下车 ,我非把你踢出去不可 ! ”

姑娘扶着电车上的拉手 ,对售票员陪着笑脸 ,想博得他的同情心 :

“ 我发誓 ,一定给钱…… ”

电车慢下来 ,就要到达市效火车站了。但是售票员没等电车停稳 ,就把姑娘一把扔了出去 ,她哎哟一声摔倒在马路上。

看热闹的人把姑娘团团包围 ,七嘴八舌地嚷着……人越来越多。有一个人放心地说 :

“ 没摔坏……没摔坏…… ”

姑娘马上就站了起来 ,一只手扶着一个男人的胳膊。有个小贩冲着售票员喊道 :

“ 你对一个姑娘耍威风 ,也不害羞 ? ! ”

另一个人对姑娘说 :

“ 你应当找警察去告发他…… ”

一个女人从人群旁走过 ,堂而皇之地朝电车走去。她一眼就识别了这个姑娘 ,幸灾乐祸地说 :

“ 活该 ! ”说着就上车了。

姑娘站在那里拍着米拉叶上的灰尘。从她的动作中知道 ,她

已经很疲倦,要不是有个男人扶着她,也许还要摔倒。这个男人十分关心地问她:

“你怎么啦?”

“我整整一天没吃过东西了……”

电车开走了。售票员站在自己的位置上,观望着事情的发展,仔细听人们对这桩事情的讨论,他自己也不说一句话,机械地吃着馅饼……当他听到姑娘说整整一天没吃东西了,就看了看剩下的馅饼,不再吃了。

下班了,售票员顺着穆罕默德·阿里大街走去,然后拐进阿里·穆纳沙拉街,走进一家咖啡厅;他每到休息总是到这里来打发时间。他找了一张小桌坐下,要了一杯咖啡和一袋水烟。

喝咖啡时,他一边慢慢抽着烟,一边混乱地思考:说真的,为什么无缘无故要对那个姑娘这样残酷呢?她为什么要推她?她是不是摔坏了?她为什么不去叫警察呢?

姑娘的形象重现在他眼前。她天真地看着他,苦苦哀求:“我发誓,一定给钱……”想到这里,他的嘴角上露出一丝笑容……他一幕幕地回想起和她相遇的过程:他看见姑娘正摆弄着米拉叶的衣角,拽平了又折,折了又拽平,瞧见她那件花色暗淡的蓝色长衫,她那苗条而带着青春活力的身材,以及好像涂了眉黛的眼睛……

突然有人摇晃他的肩膀。回头一瞧,原来是熟人富尔古里。富尔古里在身旁找一个座位坐下,同往常一样,神气十足。

他问:

“把你今天遇到事谈谈,怎么样?”

“什么事?”

“听说你与一个不要脸的野鸡吵闹起来了。”

“哎!这不值得一谈!”

“据说救护车把她送走了。”

售票员紧握富尔古里的手，问：

“真的救护车把她送走了吗？唉呀，这么严重！”

“这是她自作自受……一点不错。你给她的教训可不轻啊……”

说到这时，富尔古里恬不知耻地大声狂笑起来，紧接着又讨厌地咳嗽了几声。

这时，富尔古里与售票员哈纳菲的一伙好友走进咖啡厅来，要同他俩打牌。

* * *

售票员跟朋友们在咖啡厅一直呆到半夜。他的两只脚累得抬不动了，慢悠悠地往回走。他一边走，一边生气地唠叨着。今天打牌运气不好，输了，却又不想走，总想捞回来，结果不但没捞回来，反倒多输了一倍。

售票员走到二楼。他的房间又灰暗又凄凉。他饿得肚子咕咕直叫，就点着煤气灯，拎着灯到屋里各角落照了照，打算找一点吃的。最后在一个屋角找到饭锅，揭开锅盖嗅嗅，随后瞧瞧好像因为不生火而蜷缩成一团的冷冰冰的小炉子……没法子，只好和每天晚上一样生火，慢慢等着饭热……但是他马上将锅盖一扔，嘟哝地说：

“闻着都想吐……怎么能吃呢！”

他开始狠狠地诅咒乌姆·易卜拉欣老太婆，这个老太婆是他用少得可怜的几个钱雇来服侍他的。

他脱下衣服，往椅子上一投，穿上一件衬衫，一头躺到床上……他闭上眼睛，却怎么也睡不着，往事忽然浮现他的心头。自从他的妻子死后，就经常过这种烦心日子。想到这里他不住地长吁短叹，可是由于累乏极了，终于进入了梦乡……

* * *

一觉睡醒过来,他坐在床边,伸了伸懒腰,打了一个呵欠。接着脸上绽露出微笑,发出了快活而爽朗的笑声……这时他的想象力非常旺盛,他想到了刚才作的美梦!

哈纳菲从床上跳了下来,看一下饭锅……不大一会儿工夫,炉子里的火着起来了,满屋都是饭菜的味道……吃完饭,他揩了好久胡子,接着点着一支香烟,走到窗前,一边吐着烟圈,一边瞻望街景……他的眼光落到对面的窗上。他脑海忽然浮现出一个还穿着睡袍的少妇在收拾房间的场面……他看见少妇把一只瓦罐摆在窗台上。

哈纳菲离开窗口,看看表,赶忙穿上制服。

穿好制服,他急忙地朝门口走去,刚把门打开,就看见乌姆·易卜拉欣正要进来。老太太道了声好:

“早上好,哈纳菲先生……”

他仔细看了老太婆一眼,说:

“不好,乌姆·易卜拉欣!”

“不安?哎哟,求真主快保佑我们吧!”

“不安……当然不安。工作不顺心,事情也不顺利……”

“以前我可没有听见你说过这种话。出了什么事?”

“你就不会把罐子摆在窗台上,让水凉一凉吗?”

“有一次瓦罐落下去打在过路人的头上,你就不让我再往窗台上放吗?”

你总是颠三倒四的,我没有说过的话,总往我身上扯。”

这时,哈纳菲发现自己的衣服上衣上的钮扣掉了,又埋怨道

“你看,连我的制服都没人管啦……这太不像话……好了,下一次你不要到我这儿来了……听见了吗?……不要来了!……”

他砰的一声关上门,三步并作两步地跑下了楼梯。哈纳菲这回可动了真感情了。

* * *

这一天他接的是八路电车的班。

时间不停地流失，八路电车在阿勒阿塔巴与舒布拉区之间往返行驶着。哈纳菲忙得一刻也不清闲，一会儿上头等车，一会儿到二等车，一会儿又来到司机室。

他手里举着一块木板，上面夹着各段路线的车票。他用一段铅笔头敲打木板，高声吆喝着：“票……买票啦……”

电车驶到舒布拉效区。哈纳菲靠着车厢，向四处眺望，微风从泛青的田野上吹来，带着一股芳香。他犹如大梦初醒，忽然问起自己：“是真的让救护车把她接走了吗？……”

* * *

又过去了几天。哈纳菲换了好几条线路，可是最终还是回到二路电车上来。

晚上九点多钟。他在车上给乘客找零钱的时候，看见了一个穿着白色米拉叶的姑娘……他看了看她，觉得自己的双手在颤抖。

姑娘也看见了哈纳菲，脸色立刻苍白了。他不高兴地唠叨着，向姑娘走来。姑娘没有别的办法，想要冲出车门，在行车中跳到马路上去。可是售票员一把拽回了姑娘的米拉叶，叫道：

“你疯了？等电车停了再下……”

姑娘回到原先的座位上。

“谢谢你的好意。”她说。

“没想到，这句话倒把售票员惹急了：

“你这个人软硬不吃。为什么你总找这辆车的麻烦？咱们俩有什么冤仇，总是与我过不去？……”

一位乘客也插进嘴来，他记得这个姑娘从电车上摔下去被救护车送走的那件事，这时他问售票员：

“你当初为什么不叫警察呢？”

“好主意,我要是找到警察,不就没事了吗。”

哈纳菲继续去做自己的工作。他售完票,回到自己的位置上,脸上露出满腹心事的表情。

电车要到站的时候,速度慢下来了。突然稽查员跳上车来,开始查票。哈纳菲不慌不忙地走到姑娘身边,把一张票塞进她手里,然后漫不经心地往前走。……

车到了终点站城堡,电车往回开。但是姑娘没有下车。她悄悄地看着售票员,好像在问自己:“他为什么不把我送到警察局去呢?”

售票员卖完票又回到自己的位置上,他进入了沉思……

姑娘突然看见售票员带着笑脸向她走过来。她连忙说:

“下站我就下车……”

他没有答话,站在她身旁,耽搁了一会儿。接着姑娘听见他轻轻地,好像自言自语地问道:

“你在哪住?”

“你问我住在哪儿干什么,要上警察局告我去吗?”

“你有家没有?”

“我独自一个人……”

他们又沉默不语。售票员走向自己的位置,拿票给乘客,然后又回到姑娘身旁。她打破沉默:

“你的工作真够累的……是不是?”

“可不是吗,我们从早到晚不得空闲。不是在车上走来走去,就是站着不动……我们当售票员的两条腿可真累。”

“但愿真主保佑你们……”

“如果一个人偶而发了一顿脾气,以后能不能谅解他?”

“当然能……”

“干一天活,累得半死,回到家里,既吃不上可口的饭,又没有

一张舒适的床,你说这种生活好吗?”

“你家住在哪儿?”

“在阿里·穆纳沙拉街……”

“有家人吗?”

“我就一个人……老婆孩子都没有。”

车上新上来几个乘客,哈纳菲又去卖票。他的工作真累。他从一个乘客走到另一个乘客面前,一走就是好久。他双手机械地扯票,递给乘客,把钱装进钱袋里……他不时使劲吹几下口哨不知是求助呢,还是累得深深地喘气。姑娘的眼光一直没离开过售票员。

电车刚到阿布·阿里亚站,哈纳菲就跑下车去,跑进一家铺子。不一会儿功夫,他举着一个米饭肉丁馅饼回来……上了车,从姑娘身旁走过时,一声不响,把馅饼递给了她。

姑娘吃惊地望着他,可是他并没有停下来,又卖票去了……当他们的眼光再相遇的时候,相互都笑了。

哈纳菲下班了。他把钱袋递给下一班,顺着穆罕默德·阿里大街向阿里·穆纳沙拉街走去……可是似乎后面有什么东西牵引着他,必须回头看一下不可。他回头瞧了一下,就接着往前走,但是这时已经满脸堆笑了……

走进自己家的那条街时,他留神听了听:后面有人在跟着。

经过一家熟悉的咖啡厅,他加快了脚步,以免被在咖啡厅里喝茶的朋友碰见。

哈纳菲终于来到了家门口……他在门口站住,等待后面的人走上来……

沙良总督的姑妈

[埃及] 玛·台木尔

在首都各晚报每日刊登治丧启事的专栏中,今天登出了黑框的巨幅消息。消息说:

“哀启!虔诚的、正直的、慈善的夫人,尊贵的穆罕默德·沙良总督阁下(退任的政府官员、丰功伟绩闻名于世的显要人物)的姑妈,不幸于昨天仙逝。夫人身得不治之症,名医束手,最后寿终在查尔吉本宅庄园。送殡行列定于明天上午十时从车站出发:灵车将于九点半开到车站。鉴于死者和她的侄儿的身份,预计将有很多显贵人士参加送殡。”

克玛里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围坐在“琼第”咖啡馆的桌边,他们常来这里抽水烟、喝咖啡。他买了一份报纸,仔细读完了这条触目的消息,然后纵声大笑,对所有在场的人说:

“朋友们!看这条非常重要的消息!”

大家都惊愕地看着他。克玛里又嘲笑地加上一句:

“沙良总督的姑妈逝世了。”

有一位交谈的人惊讶地问道:

“这有什么可笑的?”

“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有关这位姑妈的事情。也许是她刚一

“出世，死神就把她捉回去了。”

他又狂笑起来。一位朋友对克玛里说：

“我曾听说过关于这位姑妈的事情。”

“那才是怪事呢！”

“当然你会感到奇怪，因为她的存在对大家是保密的。沙良总督竭力使别人不清楚关于他的姑妈的事情。”

“为什么要这样干呢？”

“他害怕家丑外扬。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有一位贫穷姑妈，几乎靠讨饭过日子，住在查尔吉附近一间东倒西歪的草棚里。”

大家惊讶地听着雷法特先生的话，克玛里先生却说：

“由此看来，报上报导的死者寿终正寝的庄园，难道是谎称的不成？”

“当然是捏造的。沙良总督知道他的姑妈的遭遇，也知道她生活困难，贫困到了极点，但是他丝毫无动于衷。我从可靠方面得悉，最近几年内他通过管家一共只给过她五十个皮亚斯特。”

“沙良总督否认他和她有血缘关系，然而这位穷妇人则相反，她拼命扯住这种关系，以便求他帮助。总督想起这位亲戚就感到厌烦。她是唯一知道他的贫穷的过去的人：那时他穿着粗蓝布衬衫，戴着顶粗毡帽，放牧牲畜；有时头上顶着盛食品的盘子，给在田里耕作的父亲送饭。”

“真是怪事！雷法特先生！你是从哪里得知这些事情的？”

“我从养育过沙良总督的那家人的嘴里听来的。这家的家长，是一个崇高而慷慨的人。他认领了沙良，送他和自己了孩子们一起上开罗小学，接济他学费，一直到小学毕业。后来沙良没有能力升入中学，他又帮他找到一个政府机关的工作。沙良刚在工作岗位上站稳脚眼，见到前途无量，他就从一个虚心听话的少年变成刚愎自傲的人了。他的运气很不错，很快就爬上了高位，而且变得更

骄傲了。他的性格与志趣完全暴露了无疑。他忘记了过去的所有事情,甚至忘记了那个曾养育过他的恩人。是的,朋友们,沙良是忘恩负义的,现在还往往如此。我们深懂这个人的性格,因此我听到您所说的关于他的事情,并不感到惊讶。”

“难道除了这个穷姑妈以外,他就没有任何的亲戚了吗?”

“她是唯一的亲戚。他讨厌姑妈,不愿认她,其秘密就在于此。”

“但是他到底还是认她了。”

“是的,只是在她死后才认她。”

“他认她的意义又何在呢?这真是太古怪了。”

“他这样做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。在她生前,他连一文钱也不会给她,可是她死后,他却为她花了许多钱。他这样做的目的,是想赢得虚名,他一生就是热衷于追逐名利,并以此为唯一乐事的。难道这种隆重的丧礼与盛大的出殡,不是一种炫耀自己的手段么?难道国内名人、贵族和政府高官亲临吊唁,向总督表示哀悼之痛,为他分忧,这不是值得羡慕的么?”

克玛里先生笑起来了:

“简直是疯了!假如不是有别的事耽搁,我真想参加这次丧礼,瞧一瞧那里的趣事。”

“这是到底怎么一回事?你也知道这个人吗?”

“是的,同你一样。”

“什么事情可以使你不能去参加丧礼呢?”

“我明天有要紧事,必须到庄园去一趟。”

在场的一位朋友提议说:

“那么你就立刻拍一封电报给他吧。”

“你说得对,我就这么办。”

雷法特先生说道:

“关于我,我是要参加殡礼的,将来我再把在那里看到的全部告诉你。”

克玛里先生拍了一下巴掌,把堂倌叫来,向他要了纸、墨水和钢笔,就动手拟电报稿。他想了一会说:

“我真不清楚对这蠢货写些什么好。”

“写短些,朋友!例如说:人生总不免一死,节哀顺变吧。”

“这太简单了,雷法特先生!难道你想要他看不起我,挖苦我,把我描绘成怪异的人么?必须拟一封最少要花三十个皮亚斯特的电报稿……”

最后他又向胡斯里先生说:

“你能给我传授几句哀切动人的词句向他表示吊唁吗?”

胡斯里先生在他们一群里向来被当做诗人。他望着克玛里先生,思虑了很久,然后说道:

“你喜欢用散文体,还是用诗体?”

“我愿意用通俗易懂的散文体,因为你也明白,这个人是不学无术的蠢货。”

“就这样好了,你写吧!”

胡斯里先生开始口授了。

“什么?朋友!你又编成了诗,你是知道的,我是喜欢散文体的。”

“这只是开头。当然必须先让他产生一种好印象。写吧!写吧……”

今天我怀着极大悲痛的心情知道令姑去世的消息。令姑是高贵而坦诚的夫人,也是贵府的梁柱,她的去世定使您深为哀痛。总督阁下,伏乞接纳我衷心的吊唁。愿真主赐给你耐心,给你添寿。愿真主超度去世的令姑。

克玛里谨唁

“好哇！胡斯里先生！但是我想，这封电报可能会花掉四十或五十个皮亚斯特。”

“这不算什么！”

在场的人当中，还有那散尔先生，他从来没见过沙良总督，过去也从未听说过有关他的事情。他很想知道比他今天所听到的更多的事情。

“这个不学无术的人的容貌是怎样的？”他问克玛里先生；“他有多大年纪了？请告诉我！”

克玛里先生摸出烟盒，递给朋友们香烟，慢慢开始谈起来了：

“沙良总督是一个肥胖而高大的男子。他的脸是黑黑的，由于饮酒过量，经常红光满面。在他通红的眼睛下的黑圈，充分说明了他是个好色之徒。他本身就长得难看，脸上的麻子让他更形象丑陋了。他大概有五十五岁，但是仍过着放荡的生活。在该花钱的地方，他一分不拔，在不该用钱的地方，他却挥霍无度。这个不学无术的蠢货，他只追求外表与虚荣，为了达到他的目的，他不择手段使尽他的一切惯伎——伪善、谄媚、背信弃义、撒谎和收买。他没能考上中学，经他的恩人多次推举，他才当上了小官。后来他因善于巴结逢迎而升官了。慢慢爬到很高的职位。他用不正当的手段弄到了一笔遗产。他买地皮，盖房子，显然是一位最有钱的人了。最后他的劣迹败露，政府机关把他辞退了。他又采取巴结逢迎、奴颜婢膝等伎俩，企图保住这个肥缺。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，虽然他并不愿意，他还是丢弃了官职，只落得不少的财产与臭名。人们没多久就忘掉这件丑事，过了一些时候，他的名字又在开罗重现，受到推崇和尊敬。现在他就住在自己的府第里，过着有钱有势的公寓生活。”

送殡行列的排场大，并且也很隆重。参加送殡的有富贵人士，

几十名最有名的念经者，戴着高毡帽的盲托钵僧，端着香炉的人，系着白头巾、穿着绿衣服的各教派教长，各级奴人。行列最前面是两匹骆驼，它们运着四箱水果和馅饼。这就是所谓祭礼……沙良总督穿着黑色常礼服与居丧特备的新漆皮鞋，他尽力装作悲痛伤心的样子。但是从他的声音里就明显地听出这是伪装的。他向人们讲述死者的美德，描述他的痛苦，他还说到，他多么热爱她，她对他又是多少慈详。

但是在这个时候，他的管家偷偷地对自己的一位朋友说：

“假如总督把他目前在出殡上花费的十分之一给了死者，那么足可以使她一生不愁贫困了……总督嘱咐我装满四箱名贵的、精美的水果和馅饼，这是他的姑妈生前时梦想不到的。这些东西应该分给穷人，使死者能赢得同情，永垂不朽。”

* * *

到了夜晚，灯笼照射着沙良总督住宅所在的大街。灯笼多得让过路的人仿佛置身于豪富欢乐的夜宴中。在这座张灯结彩、铺着贵重地毯的华丽帐篷里，排满了人，有名念经者的声音响彻了整个帐篷。沙良总督乐得心花怒放。那边又发出了准备菜和摆席的喧杂声。沙良总督吩咐端上最好的佳肴来招待密友和贵宾们。

沙良总督敬重地招待前来吊唁的客人。他走到桌子旁边，大声呼唤奴人，指挥他们干这干那。

然后他回到自己的位置上，又在帐篷里跟客人周旋，极力讲述他的哀痛，叹息不已。他还讲述死者的美德，她的与世长辞经过以及他接到这个噩耗的情态。

当念经者念完了一章《古兰经》，客人们先后向沙良总督辞行，并同他表示同情，然后离开了这座帐篷。这时帐篷里只剩下主人本人以及他的亲信和仆人。

总督翘起了腿坐着，用手巾擦着汗。然后他叹了一口气：

“唉！我真累死了。我不知道这件事情这样困难。”

总督的一个食客站在他的身边。他是一个爱拍马屁的可恨的老头，嘴边留着稀少的几茎短须。他搓着手说：

“哦，你当然是够累了，但是请您相信，如果不这样累一番，那么丧礼就不会搞得这样豪华、引人注目了。您看！所有的人，无论老少，哪人不是讨论着他们在这里所见到的东西。”

总督更沉重地叹了一口气，回答说：

“阿布拉里·纳比！我可以起誓，昨晚我整夜没有合眼，今天忙得简直连坐下休息一分钟的时间也没有。你亲眼瞧见昨晚客人那么多，难道我能落下他们不管吗？”

“当然不能。否则我们就太不像话了。”

“我来回地在客人之中周旋，谢谢他们的关怀。我亲自检查酒席如何摆放。难道我能所看事都事必躬亲？”

“总督！不能！当然不能！您常常是事必躬亲。”

阿布达里·纳比打了一个呵欠，接着说完他的话：

“我愿意凭伟大的真主以及他的炫耀的先知和一切圣灵发誓，我一生从没吃过比今天更味美的东西。我也从没见过比今天更豪华隆重的丧礼。您姑妈的灵魂现在暗中盘旋在您的头的上方，感谢您对她尽了孝道。”

阿布达里·纳比又打了一个呵欠，然后站起来，恳求允许他告退。总督同意了，并给了一些钱给他，作为对他阿谀的金赏。

后来总督伸了一下懒腰，就大声叫喊阿济斯·艾芬吉。这个衣饰整洁的四十来岁的人，是总督的个人秘书。他走进来的时候，总督紧皱着眉头说：

“我对这次殡礼十分不满意。我不高兴你的轻率态度……”

“我的态度草率？但是您要知道这次出殡已经非常豪华隆重了！”